

# MIRROR | POJUN 镜·破军

2005年倾情巨献超恢宏、绚丽的东方奇幻经典

沧月 |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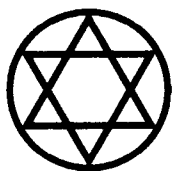
奖  
“寻云”  
登天  
香格里拉

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# 镜·破·牢

沧月 著



君生我來生我生君已老  
隔了百年的光陰萬里的遙遙  
得世脫離人心陰詐  
割裂了生和死到哪裡再去尋找那  
一葉純白如羽的傘衣和那張蓮花般的素顏

世界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镜·破军/沧月著. —北京:世界知识出版社,  
2005.9

ISBN 7-5012-2676-8

I. 镜... II. 沧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9418 号

**镜 · 破军**

**JING · POJUN**

沧月 著

---

**责任编辑:李锋**

**封面设计:大象工作室·熊琰**

**责任出版:赵玥**

**责任校对:胡卫东**

**策 划:会飞的龙**

**出版发行:世界知识出版社**

**地址邮编: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(100010)**

**网 址:www.wap1934.com**

**经 销:新华书店**

**印 刷:北京市首钢印刷厂**

**开 本:880×1230 1/32 9.5 印张**

**字 数:200 千字**

**版 次:2005 年 10 月第一版 200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**

**定 价:20.00 元**

---

**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**











## ※※※ 镜·破军 ※※※

### 一、旅人

星辰散布在漆黑的天宇上，宛如一双双冷锐的眼睛，俯视着沉睡中的云荒大地。

沧流历九十一年五月十四的夜，黑如泼墨。然浓墨底下，却隐隐流动着云荒特有的暗影。

苍黄砾白，间或夹杂着星星点点的惨绿，是北方尽头的颜色；青翠斑斓，是南方的大泽水田、交织的河流水网；而四围山峦——西方的空寂之山，东方的天阙和慕士塔格，以及北方云雾萦绕的九嶷山——簇拥着大陆正中的湖泊，在月下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——宛如大地上陡然睁开了一只眼睛，冷冷地和苍穹之眼对视。

湖的中心一座城池巍然耸立，白色巨塔高耸入云。

伽蓝白塔都无法到达的九天之上，神鸟的双翅如同云般铺开，云上三位女仙守望着这片沉睡中的大地，用三双静谧的眼睛，默默看着这片土地上有多少旅人风雨兼程。

荒漠的夜风是冷酷的，宛如带着倒刺的鞭子抽打在身上。即使落地的时候已经换上了本地牧民穿的从头遮到脚的长袍，依然能感觉到夜风裂体。但冒着风沙寒气赶路的人依旧把身体挺得笔直，大步往前走去——毕竟是讲武堂最优秀的战士，深陷到小腿的沙子似乎不能对他造成丝毫影响，烈日下长时间的行走也没有耗尽他的体力。



可他身后跟着的那人显然已经筋疲力尽，然而尽管劳累不堪，面纱后的碧色眼睛却是毫无表情的，没有疲倦也没有不满，只是漠然地用尽全力跟在先前那个人后头。

沙砾和带刺灌木在月下发出金属一般的冷光，连绵无尽。随着狂风的吹拂，那些沙丘宛如长了脚一般，以人眼看不出的速度缓缓移动，顷刻间周围的地形便完全变化——当先那人停住了脚步，默默注视着沙丘移动的速度，抬头看看星斗判断着目下的方位，仿佛终于确认了什么，长长吐了口气，回过身来吩咐：“湘，就在这里生火吃饭吧！”

这里，就是伽楼罗试飞失败后坠地的所在。

来到这片博古尔沙漠已经三天了，他按照巫彭元帅出发前给他的那些资料判断着方位，毫不停歇地连日跋涉，终于来到了当日伽楼罗试飞失败后坠毁的区域。

然而，从眼前这样的情形来看，要找到那架失事的机械并不容易——那样大的风沙和不停移动的沙丘，大约早就将伽楼罗埋入了茫茫大漠。如果不找到一个当地的牧民当向导，他这个帝都过来的人要从瀚海中将伽楼罗找回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一路默不作声跟着他的少女听到了命令，立刻默默解下背上的行囊，拿出一张薄毯子铺开，将干粮和水壶放在上面。然后转身，去割取地上丛生着的红棘——这是北方砂之国里最多见的一种旱地植物，深达三丈的根系汲取着水分，光秃秃地没有一片叶子，只长着红棕色的长刺，零星散布在沙砾中。

少女抱着一捆红棘回来，将那些干燥的植物搭成一个堆垛，然后用火石点起了火。一切做得非常麻利——这个叫做“湘”的鲛人，不愧是征天军团中最优秀的傀儡之一，接受过很严格的训练，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很好地服务于主人。

薄铁罐里煮着干硬的饼，湘小心地慢慢倾斜水壶，一边用筷子将那一角饼戳软——以求不浪费一滴水。一遇到水，那片薄饼迅速地松散开来，在火的热力下居然腾腾翻涌，很快变成满满一罐的白色泡沫。那是沧流帝国为远征战士配备的干粮，据称薄薄一片便能抵得上一整天的饥饿。





“吃吧。”云焕在毯子上盘膝坐下，扯下面罩，招呼湘过来用餐。然而看到对方双手上居然布满了开裂的血痕，沧流帝国的少将眉头微微一皱——果然，出身海上的鲛人是不适合在这样干燥的沙漠里久待的。跋涉了三日，湘的身体恐怕已经要吃不了消了。

“把这个涂上。”湘正在进食，忽然有个东西落到了她的衣襟上，耳边听到了云焕的吩咐。一个闭合的海贝内，填满了油脂——那是军团里专门对付肌肤开裂的药物。

傀儡极度服从地拿起了海贝，用手指挖了一片膏，涂在自己肌肤上。行走了三日，身上很多地方都已经开裂。涂完了双臂，没有神智的鲛人傀儡也不管面对着别人，面无表情地将身上的袍子褪下，继续往身上一处处抹上油膏。

夜色下，荒漠的风呼啸而过。蓝色的长发随风扬起，蓝发下的身体却是白皙如玉，婀娜曼妙，在苍莽空旷的瀚海里散发出妖异的魅力——就如同一尾被抛入沙地的美人鱼。

云焕正在吃着一天惟一的一顿饭，瞳孔却是收缩了一下，也有些微诧异的表情。

虽然在讲武堂里也和不同的鲛人傀儡搭档训练过，但毕竟都是短时间的接触，并未深入了解——而正式加入征天军团后，他又选择了潇作为搭档。由于巫彭大人的破例宽容，他拥有军团中惟一有自主意识的鲛人——所以他从不曾了解真正的傀儡是什么样子。

眼前这个傀儡面无表情地在主人面前脱下衣衫，按照他的吩咐将药膏涂上每一寸肌肤，毫不犹豫，毫无羞耻——被傀儡虫控制的鲛人，眼里除了主人便没有其他，任何命令都将被毫不犹豫地服从。不会有反抗，不会有犹豫，甚至不会有自我的意识。

那样的鲛人傀儡是战斗中珍贵的武器，能够操纵庞大的机械，配合军团战士作战。而在战斗之外，则是将士享乐的源泉。

虽然帝国军中有严厉戒律约束将士各项操行，但却默认了这种行为——毕竟在出征中，军队里不可能有女人随行，而鲛人傀儡的存在正好能弥补这个空缺。即使一向治军严厉的巫彭元帅也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“毕竟都是年轻小伙子嘛”——在其余长老提出异议的时候，巫彭元帅只是满不在乎地回答，“而且傀儡也不会生孩



子。”

飞廉那家伙是湘的前任主人吧？……是不是和这个傀儡也上过床？在自己带着湘前往砂之国执行任务时，飞廉还万般叮嘱，要他照顾好这个鲛人傀儡，还送上了这个防止肌肤开裂的油膏。

少将嘴角忽然流露出一丝冷笑，看着月光下遍体如玉的鲛人傀儡，摇了摇头，但却俯过身，挖了一片药膏，涂抹在湘无法触摸到的后背上。

那样冰冷没有温度的躯体……抱在怀里，会让人觉得舒服吗？

还有那种空具美丽的躯壳，没有意识，苍白漠然的表情——和这样的傀儡上床？飞廉那家伙，什么时候变得和那群军官一样令人恶心了……难为在讲武堂的时候，自己还曾和他齐名，并称双璧。

云焕眼里陡然有种嫌恶的神色，将袍子扔到湘身上：“穿上，吃饭。”

鲛人傀儡欠了欠身，同样毫无表情地捡起袍子穿了上去，服从地移到火堆边开始吃饭。然而，在套上面罩的刹那，深碧色的眼睛里陡然有一掠而过的神色变化。然而等衣衫穿好，她便重新回复到了一贯的面如死水。

临睡前，云焕照惯例开始检查随身携带的武器，然后将箭囊垫在头下，开始休息——半空的箭囊能放大地面传来的声音，如果半夜有人马接近，他便能迅速觉察。

这里以前是霍图部的地方，也算是水草丰美……可惜五十年前巫彭大人平叛后就空无人烟了。明日该去附近找找有没有游民，或者找个绿洲——不然带着的干粮和饮水很快就要耗尽。可是三日的行走中，根本没看到有人影出现。如果要再往西走，到达帝国镇野军团驻扎的地方，即使有赤驼，大约也需要两日一夜的行程。

是不是应该先去空寂之山，找到师傅再说呢？或许师傅能给自己一些指点和意见——她是自己在此处惟一可以信赖的人了吧……而且空寂之山下，还有帝国军队驻守，他持有巫彭大人的令符，可以调动一些人手协助——只是，寻找伽楼罗的行动是极端保密的，只怕也不能让当地驻军知晓。

剑眉微微蹙起，云焕和夜空默默对视——这样荒漠中的天人合



一，在童年少年时期曾有过无数次吧？那时候他也会曾居住在这片荒漠之上……那样遥远的过去。

云家也算是冰族，却一直不能居住在帝都，而被放逐在外。究其原因，据说在开国初期，祖上曾有人和空桑遗民通婚——这大大违反了帝国不许和外族联姻的禁令，从此云家被族人视为异类，逐出伽蓝城流放属国，几十年来颠沛流离。

他童年时期曾随着家里人迁徙过大半个云荒，总是生活在不停的变动中，刚刚熟悉、习惯的东西经常一夕间就会离他远去。那样动荡不安的生活养成了他对一切漠然的习惯——他再也不对身旁任何事物投入感情，因为知道那些东西终究不能长久。

可十三岁那年他在砂之国遇上师傅，身为空桑遗民的师傅居然收了个冰族的少年为弟子——拜师、学剑。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他就随着家人迁回了帝都伽蓝城——那一段岁月，却已经是他幼年时最平静温暖的记忆。

“记住！剑圣之剑，只为天下人而拔。如非必要，不要回来见我。”

离开的时候，师傅将那把光剑递给他，冷冷吩咐，语声一反往日的温柔。他讷讷领命——虽然性格刚毅绝决，师傅的一切吩咐，少年却不曾违反过一句。

然后他随着家人离开了砂之国，回到帝都伽蓝——那是冰族聚居的城市。虽然被安排在最下等冰族居住的外城里，可是家人都欢天喜地，有种流放遇赦、终于归家的喜悦——毕竟，在属地上，虽然冰族有诸多特权，可那些被征服领地上的眼光让他们无法忍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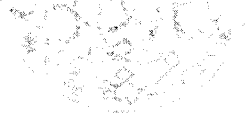
只有他闷闷不乐。然而，自幼孤僻的他的情绪变化，不曾被任何人注意。

在这个门第森严，充满了秩序和等级划分的帝都里，他只觉得窒息。他在窒息中逐渐长大。这么多年来，他在不断地战斗，往上攀登，获取更大的力量和地位，以求……以求什么呢？

他不知道。

他不屑于和那些征天军团的军士们混在一起，他觉得那些只会相互攀比谁的傀儡更美丽，谁又在战斗中斩杀了多少头颅的同僚们





毫无主见，就如同地上凭着本能蠕动的爬虫，令前进的人恨不得一脚将其踩死它。

能力出众的少将是如此冷漠桀骜，眼高于顶，让军中所有人都看他看不顺眼。当然，作为云家惟一的男子，他那炙手可热的家世也让别人不敢轻易靠近。

在整个征天军团里，虽然每日都被无数下属包围着，其实他从未觉得自己有同伴。

沧流帝国少将枕着箭囊，脑子里却翻腾着各种筹划，辗转难眠，想着想着，脱口问道：“潇，你说我们是该直接去空寂之山还是先在这儿附近继续找？”

然而，只有呼啸的风声回答他。

这句下意识的问话一出口，云焕也是不自禁地愣了一下，尴尬的神色浮现在他脸上——居然忘了吗？潇是他原先的傀儡，可在一个月前的遭遇战里，已经被他当作挡箭牌，遗弃在了桃源郡……她现在……又是如何？那个傀儡师应该已经杀了她吧？

眼前湘的脸苍白而麻木，仿佛没有听到一般自顾自地往火堆里添加红棘，想让睡在毯子上的主人更加暖和一些——他知道傀儡是不能做出这样建设性的回答的，它们不能自己思考，只能听从主人已有的指令。他如今是没有任何同伴了——

嘴角浮起一丝苦笑，再也不去想，他转过头，睡去。

\* \* \* \*

半夜里，云焕被一阵断断续续的悲泣声惊醒，宛如无数人围绕在他身侧掩面哭泣，悲痛异常。他闪电般侧身，由卧姿站起，下意识地握紧了腰侧的光剑，肩臂蓄力。

然而，没有人——猎猎风沙吹着，月光下银白色的沙丘缓缓移动，没有一个人影。

湘已经睡着了，娇小的身子裹着斗篷，靠着火堆侧卧，深蓝色的长发在沙漠上流动出水一般的光泽。

云焕却不敢有一丝大意，侧耳细细听着时远时近的哭泣声，感





觉心头有异样的震动。

“噗啦啦”……忽然间，极远极远处仿佛传来什么巨大东西扑扇翅膀的声音。极轻极轻，夹杂在呼啸的砂风里，若不是云焕得到剑圣门下真传，修习五蕴六识，根本无法辨出。就在听到那些声音的同时，他脸色大变，立刻扯起地上毯子的一角，用力掀了过来！

沉睡的湘一下子骨碌碌滚到了沙地上，茫然惊醒。

然而，不等鲛人傀儡惊觉发生了什么，云焕已经将毯子一掀一卷，转眼就兜头蒙到了燃烧的火堆上！——杂着鲛丝的织物水火不入，立刻将那堆火熄灭。与此同时，沧流帝国少将点足扑过来，一把摞下傀儡的头，拉着她仆倒在沙丘背后。

那一系列动作快得宛如闪电，只是一眨眼功夫，头顶上就响起了巨大的扑簌声。

砂风更加猛烈，仿佛隐隐有气流旋转，带起龙卷风般的沙暴——而那些由远而近的扑扇声已经近在头顶，那些哭泣般的声音也分外响亮起来，有老有少，哭腔迥异，带着说不出的诡异气氛。

傀儡不知道恐惧，主人不让她动，她便怔怔仆倒在地，看着那些黑夜中云集的大片乌云移动着通过头顶上空。

“那么多的鸟灵……怎么忽然都云集到这里了？”云焕的手按着湘的背，一直到那些哭泣的声音远去，才松开了，他目视着乌云远去的北方，忽然抬头看了看月色，喃喃自语：“是了，明晚又是月圆之夜——五月十五。那些鸟灵，是要前往空寂之山哭拜吧？”

他虽没有亲历百年前那一场旷世之战，却也隐约听说了当年战争的惨烈。

前朝空桑被征服的时候，除了十万帝都民众沉入无色城逃过一劫，其余千万民众都被屠戮，血流漂杵，伏尸千里。而那些生前信仰神力的空桑人，死后也不肯好好安分，居然化身为鸟灵为祸云荒大地，试图动摇新帝国的统治。

帝国出动征天军团围剿多年，终于迫使鸟灵安分了一些，达成了不袭击治下百姓的协议。十巫在北方空寂之山设立了祭坛，将所有战争中死去的空桑人的魂魄镇在那里，用无上的力量封印了那些恶鬼，不让他们逃逸入阳世，山下更派驻了大量的帝国战士看守。



然而，百年来那些空寂之山上被封印的恶鬼们依旧不肯安息，夜夜在山头望着帝都伽蓝城痛哭，哭声响彻整个云荒，也引来它们的同类——每年五月十五，那些游荡在云荒大地的鸟灵就会从各个方向飞向空寂之山，云集在遍布尸体的绝顶上哭泣，表达亡国百年也不曾熄灭的悲痛和仇恨。

云焕听着那些哭声远去，吐出了一口气，从沙丘后站起，将出鞘的光剑收起。

身负这样重要的机密任务，他可不想节外生枝地和这些鸟灵起冲突，能避开就避开。

湘面无表情地坐了起来，看着主人，等待他的命令。

“你睡吧，不要再生火了。”云焕小憩后已经恢复了体力，淡淡吩咐鲛人傀儡。湘听到了吩咐，便立刻安安静静地和衣躺了下来。

“傀儡就是麻烦……”云焕蹙眉，俯下身去拉起了熄灭的火堆上尚自温热的毯子，“少吩咐一句都不行。”微微扬手，准确地将毯子扔到了湘身上，“盖上这个。”

湘纤细的手抓住了毯子，听话地紧紧裹在了身上，按照主人的吩咐转身睡去。

星光下的大漠犹如银白色的海洋，点点沙砾泛着柔光。风呼啸而来，呼啸而去，充满粗砺狂放的气息——那样熟悉的空气，在十六岁离开砂之国后，他在铁幕般的帝都里已经有将近十年没有吸到。那曾经纵鹰骑射、击剑跃马的少年意气……

沧流帝国的少将眼里陡然有了一抹少有的激越亮色，忽然间长长吐出一口气，铮然拔剑。月下一片冷光流出，纵横在万里瀚海。在空茫无边的荒漠里，只有冷月和天风相伴的夜幕下，沧流帝国新一代最优秀的青年军官击剑月下，纵横凌厉，一反在帝都时的沉默克制——只有在昔日的月光和荒漠下，他才能重新回到十五六岁的少年时代，将所有的轻狂不羁、锋芒和自负淋漓尽致地展现。

天问剑法在他手中一一施展开来，剑光如闪电纵横，身形更如游龙飞翼，骖翔不定。一口气将九问连绵回环练了三遍，额头微微沁出汗来，云焕才放缓了速度，剑势渐渐停滞。

问天何寿？问地何极？人生几何？生何欢，死何苦？情为何物？



……苍生何辜？

剑尖在空气中划出凌厉的弧度，最后停下，然而云焕微微喘息，眼神有了明暗变化：有杂念——这一次，在他竭尽全力练习剑法的时候，居然压抑不住心头翻涌的杂念。短短的瞬间，他居然想起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……姐姐云烛，妹妹云烬，巫彭大人，这次的重任，闪念间，居然还想起了潇……甚至方才湘曼妙雪白的胴体。

那样多的杂念在瞬间不受控制地涌出，牵制住了他的剑势，光剑仿佛被看不见的力量禁锢，缓缓停滞。云焕额头的冷汗涔涔而下，忽然深吸一口气，勉力加快了剑势，控制着心中莫名的躁热杂念

“唰！”光剑忽然脱手掷入沙地，直至没柄，云焕筋疲力尽地跪倒在荒漠中，手指深深插入沙土中，痉挛着握紧，让粗砺的砂石磨着手心的肌肤。

不行……还是不行。最近心里有越来越多的杂念，那都是以往没有的。

慕湮师傅曾说他资质惊人，剑术方面的天分甚至要超过以前的两个弟子，所以才动了爱才之念，打破部族的界限收他入门。空桑剑圣一门，传承千年，还是第一次收了一个外族的弟子吧？而且，还是百年前将空桑灭亡的冰族弟子。

最初授业的三年，他的确进境一日千里，极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《击铗九问》中最高深的天问剑法，师傅于是让他出师，然后离开砂之国回了帝都。然而在伽蓝城里，虽然剑术上傲视同僚、冠绝三军，可无论此后下多少苦功，八年多的时间里却从未有长足进步。

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……决心、精力、时间，都比少年时更投入，却再也没有进步。

被掷出光剑的声音惊醒，湘有些茫然地睁开眼睛，询问地看着自己的主人。然而，那样清澈懵懂的眼睛，陡然让他回想起月下那样光洁白皙的美人鱼，心中的烦躁和阴暗进一步加深，他迅速转过头，忽然间厉叱：“闭眼！”

那样充满杀气的语调没有惊动鲛人傀儡，湘只是木然地乖乖闭上了眼睛。



云焕拔起光剑，剑芒缓缓划破他的手心，血如同红色珊瑚珠子沁了出来。剧烈的刺痛让他的气息慢慢平复，然而就在暗夜的静默中，他忽然听到了遥远处传来的惊叫和呼救声——夹杂在风里，除了轻得几乎听不见的翅膀扑簌声，隐约还有人畜的悲鸣和嘶喊。

有人？这附近有人？那些人是遇到了什么袭击吗？

云焕的眼睛陡然雪亮，向着远方声音传来之处掠出，生怕自己来不及赶到那边——湘看到主人起身，下意识地便迅速收拾东西，想要跟上去。

“你在原地别动。”云焕停了一下，回头看了一眼疲惫不堪的鲛人，“你跟不上我的。等我去看得明白了再回头找你——你别乱走，在原地点起火当标记。”

“是。”鲛人傀儡低下头，从命。

★ ★ ★ ★

声音传来的地方大约在十里开外，云焕一边迎着砂风奔驰，一边不停看着星斗判断着方位。虽然一刻都没有耽搁，但赶到那里时一场厮杀已经接近尾声。

头顶的星光忽然间全消失了，只有漆黑的云在翻涌，发出刺耳的声音——那是大群的鸟灵在此聚集，发出哭泣般的呼啸，扑簌着掠低，狠狠追赶着牧民模样的人群。云焕愣了一下，迅速权衡是否该出手。然而就在那一刹那，一头巨大的鸟灵已经用长长的利爪抓起了一个少年，十指交扣，便是要把手中的血肉之躯撕裂。

“阿都！”人群中忽然有个女子叫了起来，一支金色的小箭呼啸而出，钉入了鸟灵的利爪关节上，准而劲，一下子直穿而过。受伤的鸟灵发出惊天动地的嘶叫，黑色的血淅沥而下，爪子一松，那个少年从半空滚落在沙地上。然而，周围巨大的黑影一下子向着人群中那个发箭的红衫女郎围了过去。

阿都？

短短两个音节风般呼啸而过，然而，远处观望的云焕却陡然一震，抬起头来，依稀看见了乌云簇拥中那一袭猎猎如火的红衫。